遼史

一五

列傳第二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耶律化哥字弘隱孟父楚國王之後善騎射乾亨初爲北院林牙統和四年南侵宋化哥擒諜者知敵由海路來襲即先據平州要地事平拜上京留守遷北院大王十六年復侵宋爲先鋒破敵于遂城以功遷南院大王尋改北院樞密使開泰元年伐阻卜阻卜棄輜重遁走俘獲甚多帝嘉之封豳王後邊吏奏自化哥還闕糧乏馬弱勢不可守上復遣化哥經略西境化哥與邊將深入聞蕃部逆命居

翼只水化哥徐以兵進敵望風奔潰獲羊馬及輜重路由白拔烈遇阿薩蘭回鶻掠之都監裊里繼至謂化哥曰君誤矣此部實効順者化哥悉還所俘諸蕃由此不附上使案之削王爵以侍中遥領大同軍節度使卒

耶律斡臘字斯寧奚迭剌部人趫捷有力善騎射保寧初補護衛車駕獵頡山適豪豬伏叢莽帝射中豬突出御者托蒲捨轡而避廐人鶻骨翼之斡臘復射而斃帝嘉賞及獵赤山適奔鹿奮角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蹕斡臘以身當之鹿觸而顛帝謂曰朕因獵兩瀕于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遷護衛太保從樞密使耶律斜軫破宋將楊繼業軍

于山西統和十三年秋爲行軍都監從都部署奚王和朔
奴伐兀惹烏昭度數月至其城昭度請降和朔奴利其俘
掠令四面急攻昭度率衆死守隨方捍禦依埤堄虛構戰
棚誘我軍登陴俄撤枝柱登者盡覆和朔奴知不能下欲
退蕭恒德謂師久無功何以藉口若深入大掠猶勝空返
斡臘曰深入恐所得不償所損恒德不從略地東南循高
麗北鄙還道遠糧絶人馬多死詔奪諸將官惟斡臘以前
議得免尋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爲東京留守開泰中卒
耶律速撒字阿敏性忠直簡毅練武事應曆初爲侍從累
遷突呂不部節度使歷霸濟祥順聖五州都總管俄爲敦

睦宮太師保寧三年敗九部都詳穩四年伐党項屢立戰功手詔勞之統和初皇太后稱制西邊甫定速撒務安集諸蕃利害輒具以聞太后益信任之凡臨戎與士卒同甘苦所獲均賜將校賞順討逆威信大振在邊二十年卒

蕭阿魯帶字乙辛隱烏隗部人父女古仕至糺詳穩阿魯帶少習騎射曉兵法清寧間始仕累遷本部司徒敗烏古敵烈統軍都監大安七年遷山北副部署九年達理得拔思母二部來侵率兵擊却之達理得復劫牛羊去阿魯帶引兵追及盡獲所掠斬渠帥數人是冬達理得等以三百餘人梗邊復戰却之斬首二百餘級加金吾衛上將軍封

蘭陵縣公壽隆元年第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爵鄴
公改西北路招討使乾統三年坐留宋俘當遣還者貶爲
免官後被徵以老疾致仕卒
耶律那也字移斯輦夷离菫蒲古只之後父斡常爲北克
從伐夏戰歿季父趙三始爲宿直官累遷至北面林牙咸
雍四年拜北院大王改西南面招討使大康中西北諸部
擾邊議欲往討帝以爲非趙三不可遂拜西北路招討使
兼行軍都統平之以功復爲北院大王那也敦厚才敏上
以其父斡死王事九歲加諸衛小將軍爲題里司徒壽昌
爲宿直官大康三年爲遙輦克大安九年爲倒撻嶺節度

使明年冬以北阻卜長磨古斯叛與招討都監耶律胡呂率精騎二千往討破之那也薦胡呂爲漢人行宮副部署壽隆元年復討達理拔思等有功賜詔褒美改烏古敵烈部統軍使邊境以寧部民乞留詔許再任乾統六年拜中京留守改北院大王薨那也爲人康介長于理民每有鬬訟親覈曲直不尚威嚴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別是非何事迫脅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稱

耶律何魯掃古字烏古鄰孟父房之後重熙末補祗候郎君清寧初加安州團練使大康中歷懷德軍節度使奚六部禿里太尉詔與樞密官措畫東北邊事改左護衛太保

侍上言多率易察無他腸以故上優貸之八年知西北路
招討使事時邊部耶都刮等來侵何魯掃古誘北阻卜酋
豪磨古斯攻之俘獲甚衆以功加左僕射復討耶覩刮等
誤擊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遣都監張九討之不克二
室韋與六院部特滿群牧宮分等軍俱陷于敵何魯掃古
不以實聞坐是削官決以大杖壽隆間累遷惕隱兼侍中
賜保節功臣道宗崩與宰相耶律儼總山陵事乾統中致
仕卒

耶律世良小字斡六院部人才敏給練達國朝典故及世
譜上書與族弟敵烈爭嫡庶帝始識之時北院樞密使韓

德讓病帝問孰可代卿德讓曰世良可北院大王耶律室魯復問北院之選德讓曰無出世良統和末爲北院大王開泰初因大冊禮加檢校大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時邊部拒命詔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將兵以世良爲都監往禦之明年化哥還將罷兵世良上書曰化哥以爲無事而還不思師老粮乏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帝即命化哥益兵與世良追之至安眞河大破而還自是邊境以寧以功王岐拜北院樞密使三年命選馬駝于烏古部會敵烈部人夷剌殺其酋長稍瓦而叛鄰部皆應攻陷巨毋古城世良率兵壓境遣人招之降數部各復故地四

年伐高麗爲副部署都統劉愼行逗遛失期執還京師世良獨進兵明年至北都護府破追兵于郭州以暴疾卒

論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化哥利俘獲而諸蕃不附何魯掃古誤擊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喜於一旦之功而不圖後日之患庸何議焉若斡臘之戒深入速撒之務安集亦鐵中之錚錚者耶

列傳第二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遼史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耶律弘古字胡篤菫樞密使化哥之弟統和間累遷順義軍節度使入爲北面林牙太平元年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出爲彰國軍節度使兼山北道兵馬都部署徙武定軍節度使拜惕隱六年討阻卜有功聖宗嘗刺臂血與弘古盟爲友禮遇尤異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重熙六年遷南院大王御製誥辭以寵之十三年加于越帝閔其勞復授武定軍節度使卒訃聞上哭曰惜哉善人喪至親臨奠

焉

耶律馬六字揚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遇一坐盡傾恬于榮利與耶律弘古爲刺血友弘古爲惕隱薦補宿直官重熙初遷旗鼓拽剌詳穩爲人畏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聞不臧否世務以故上益親狎三年遷崇德宮使爲惕隱御製誥辭以褒之拜北院宣徽使寵遇過宰輔帝常以兄呼之改遼興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子奴古達終南京宣徽使

蕭滴洌字圖寧遙輦鮮質可汗宮人重熙初遙攝鎮國軍節度使六年奉詔使宋傷足而跛不告遂行帝怒及還決

以大杖降同簽南京留守事遥授靜江軍節度使歷群牧
都林牙累遷右夷离畢以才幹見任使會車駕西征元昊
乞降帝以前後反覆遣滴洌往覘誠否因爲元昊陳述禍
福聽命乃遷拜北院樞密副使出爲中京留守十九年改
西京留守卒
耶律適祿字撒懶清寧初爲本班郎君稍遷宿直官乾統
中從伐阻卜有功加奉宸歷護衛太保改弘義宮副使時
上京臬賊趙鍾哥跋扈自肆適祿擒之加泰州觀察使爲
達魯號部節度使天慶中知興中府加金吾衛上將軍爲
盗所殺

耶律陳家奴字綿辛懿祖弟葛剌之八世孫重熙中補牌印郎君坐直日不至降本班會帝獵陳家奴逐鹿圍內鞭之二百時耶律仁先薦陳家奴捷比海東青鶻授御盞郎君歷鷹坊尚廐四方館副使改徙魯古皮室詳穩會太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二琲雜綵二百段兄撒鉢卒陳家奴聞訃不告而去帝怒鞭之清寧初累遷右夷离畢適帝與燕國王射鹿俱中王時年九歲帝悅陳家奴應制進詩帝喜解衣以賜後皇太子廢帝疑陳家奴黨附罷之時西北諸部冦邊以陳家奴為烏古部節度使行軍都監賜甲一屬馬二疋討諸部擒其酋送于朝偵候者

見馬蹤意冠至陳家奴遣報元帥耶律愛奴視之曰此野馬也將出獵賊至愛奴戰歿有司詰棄陳家奴不伏詔釋之由是感激每事竭力後諸部復來侵陳家奴率兵三往皆克邊境遂寧以老告歸不從道宗崩爲山陵使致仕年八十卒

耶律特麼季父房之後重熙間爲北剋累遷六部禿里太尉大安四年爲倒撻嶺節度使頃之爲禁軍都監是冬討磨古斯斬首二千餘級十年復討之既捷授南院宣徽使壽隆元年爲北院大王四年知黃龍府事薨

耶律仙童仲父房之後重熙初爲宿直官累遷惕隱都監

以覔厚稱蒲奴里叛仙童爲五國節度使率師討之擒其帥陶得里又擊烏隗叛降其衆改彰國軍節度使拜北院大王清寧二年知黃龍府事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歷忠順武定二軍節度使致仕封蔣國公咸雍初徙封許國卒

蕭素颯字特免五院部人重熈間始仕累遷北院承旨彰愍宮使清寧初歷左皮室詳穩右夷离畢咸雍五年剖阿里部叛素颯討降之率其酋長來朝帝嘉其功徙北院林牙改南院副部署卒子謀魯斡字回璉初補夷离畢郎君遷文班太保大康中改南京統軍使爲右夷离畢與樞密

使耶律阿思論事不合見忌出爲馬群太保北部來侵謀
魯斡破之以功遷同知烏古敵烈統軍仍許便宜行事後
以讒毁降領西北路戍軍復爲馬群太保卒
耶律大悲奴字休堅王子班聶里古之後大康中歷永興
延昌宮使右皮室詳穩會阻卜叛奉詔招降之壽隆二年
拜殿前都點檢乾統初歷上京留守惕隱復爲都點檢改
西南面招討使請老不許天慶中留守上京領北南樞密
院點檢中丞諸司等事以彰國軍節度使致仕卒大悲奴
舉止馴雅好禮儀爲時人所稱
論曰遼自神冊而降席富彊之勢內修法度外事征伐一

時將帥震揚威靈風行電埽討西夏征党項破阻卜平敵烈諸部震懾聞鼙鼓而膽落股弁斯可謂雄武之國矣其戰勝攻取必有竒謀秘計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以發之邪抑天之所授掾莫與爭而能然邪雖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此黃石公所謂柔能制剛弱能制彊也又况乎仁者之無敵哉遼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敝而躡其後乎是以於耶律弘古輩諸將不能無慨然也

列傳第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遼史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耶律仁先字紏鄰小字查剌孟父房之後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仁先魁偉爽秀有智略重熙三年補護衛帝與論政才之仁先以不世遇言無所隱授宿直將軍累遷殿前副點檢改鶴剌唐古部節度使俄召爲北面林牙十一年陞北院樞密副使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産仁先與劉六符使宋仍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

宋無辭以對乃定議增銀絹十萬兩匹仍稱貢旣還同知
南京留守事十三年伐夏留仁先鎭邊未幾召爲契丹行
宮都部署奏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宮雜役十六年遷北院
大王奏今兩院戶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從之十八年再
舉伐夏仁先與皇太弟重元爲前鋒蕭惠失利于河南帝
猶欲進兵仁先力諫乃止後知北院樞密使遷東京留守
女直恃險侵掠不止仁先乞開山通道以控制之邊民安
業封吳王清寧初爲南院樞密使以耶律化哥譖出爲南
京兵馬副元帥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復爲北院大王民歡
迎數百里如見父兄時北南院樞密官涅魯古蕭胡覩等

忌之請以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乙辛奏曰仁先舊
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復拜南院樞密使更王許七月上
獵太子山耶律良奏重元謀逆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
曹兇狠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
宜謹為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帷宮帝欲幸北南院仁先
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
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悟
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為營拆行馬作兵仗率官屬
近侍三十餘騎陣柢枑外及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中矢
墮馬擒之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剌所居最

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宮蕭塔剌兵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俟其氣沮攻之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衆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帝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爲北院樞密使親製文以褒之詔畫灤河戰圖以旌其功咸雍元年加于越改封遼王與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樞密事乙辛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爲南京留守改王晉恤孤惸禁姦慝宋聞風震服議者以爲自于越休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爲西北路招討使賜鷹紐印及劍上諭曰卿去朝廷遠每俟奏行恐

失機會可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候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
整飭塔里干復來寇仁先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
又敗之別部把里斯禿没等來救見其屢挫不敢戰而降
北邊遂安八年卒年六十遺命家人薄葬弟義先信先俱
有傳子撻不也
撻不也字胡獨堇清寧二年補祗候郎君累遷永興宮使
以平重元之亂遥授忠正軍節度使賜定亂功臣同知殿
前點檢司事歷高陽臨海二軍節度使左皮室詳穩大康
六年授西北路招討使率諸部酋長入朝加兼侍中自蕭
敵祿為招討之後朝廷務姑息多擇柔愿者用之諸部漸

至跋扈撻不也含容尤甚邊防益廢尋改西南面招討使
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西北路招討使何魯掃古戰不利
詔撻不也代之磨古斯之爲酋長由撻不也所薦至是遣
人誘致之磨古斯紿降撻不也逆于鎭州西南沙磧間禁
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綰斯徐烈見其勢銳不及
戰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贈兼侍中謚曰貞愍撻不也少
謹愿後爲族婺婦所惑出其妻終以無子人以此譏之
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
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
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

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重熙中補寢殿小底尋爲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兼廐馬遷修起居注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其序頃之爲敦睦宮使兼權知皇太后宮諸局事良聞重元與子涅魯古謀亂以帝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於皇太后太后託疾召帝白其事帝謂良曰汝欲間我骨肉耶良奏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涅魯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者及門涅魯古意欲害之羈於帳

下使者以佩刀斷帝而出馳至行宫以狀聞帝始信亂平以功遷漢人行宫都部署咸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爲惕隱出知中京留守事未幾卒帝嗟悼遣重臣賻祭給葬具追封遼西郡王謚曰忠成

蕭韓家奴字括寧奚長渤魯恩之後性孝友太平中補祗候郎君累遷敦睦宫使伐夏爲左翼都監遷北面林牙俄爲南院副部署賜玉帶改奚六部大王治有聲清寧初封韓國公歷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蘭陵郡王九年上獵太子山聞重元亂馳詣行在帝倉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與耶律仁先執轡固諫乃止明旦重元復誘奚獵夫來

韓家奴獨出諭之曰汝曹去順効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爲福衆皆投仗首服以功遷殿前都點檢封荆王賜資忠保義奉國竭貞平亂功臣咸雍二年遷西南面招討使大康初徙王吳賜白海東青鶻皇太子爲乙辛誣構幽于上京韓家奴上書力言其冤不報四年復爲西南面招討使例削一字王爵改王蘭陵薨子楊九終右祇候郎君班詳穩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德字特末隱稱特部人性和易篤學好禮法太平中領牌印直宿累遷北院樞密副使數奏詳明多稱上旨詔與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改契丹行宮都部署賜宮戶十有

五清寧元年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封魯國公上以德爲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五年轉南京統軍使九年復爲南府宰相重元之亂推鋒力戰斬涅魯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咸雍初以告老歸優詔不許久之加尚父致仕卒年七十二

蕭惟信字耶寧楮特部人五世祖霞賴南府宰相曾祖烏古中書令祖阿古只知平州父高八多智數博覽古今開泰初爲北院承旨稍遷右夷离畢以幹敏稱拜南府宰相罷遷倒塌嶺節度使知興中府復爲右夷离畢陵青誘衆作亂事覺高八按之止誅首惡餘並釋之歸奏稱旨惟信

資沉毅篤志于學能辯論重熙初始仕累遷左中丞十五年徙燕趙國王傅帝諭之曰燕趙左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浸以成性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父之義有不可處王邸者以名聞惟信輔導以禮十七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坐事免官尋復職兼北面林牙清寧九年重元作亂犯灤河行宮惟信從耶律仁先破之賜竭忠定亂功臣歷南京留守左右夷离畢復爲北院樞密副使大康中以老乞骸骨不聽樞密使耶律乙辛譖廢太子中外知其冤無敢言者惟信數廷爭不得復告老加守司徒卒

蕭樂音奴字婆丹奚六部敞穩突呂不六世孫父拔剌二

歲居父母喪毀瘠過甚養于家奴奚列阿不重熙初興宗獵奚山過撻剌所居奚列阿不言于近臣撻剌得見上年甫十歲氣象如成人帝悅之錫賚甚厚既長有遠志不樂仕進隱于奚王嶺之插合只上以其名家又有時譽就拜舍利軍詳穩樂音奴貌偉言辨通遼漢文字善騎射擊鞠所交皆一時名士年四十始爲護衛平重元之亂以功遷護衛太保改本部南剋俄爲旗鼓拽剌詳穩監障海東青鶻獲白花者十三賜榾柮犀并玉吐鶻拜五番部節度使

孳子陽阿有傳

耶律敵烈字撒懶採訪使吼五世孫寬厚好學工文詞重

熙末補牌印郎君兼知起居注清寧元年稍遷同知永州事禁盜有功改北面林牙承旨九年重元作亂敵烈赴援力戰平之遥授臨海軍節度使十年徙武安州觀察使咸雍五年累遷長寧宮使撿括户部司乾州錢帛逋負立出納經畫法公私便之大康四年爲南院大王秩滿部民請留同知南京留守事有疾上命乘傳赴闕遣太醫視之遷上京留守大安中改塌母城節度使以疾致仕加兼侍中賜一品俸八年卒

姚景行始名景禧祖漢英本周將應曆初來聘用敵國禮帝怒留之隸漢人宮分及景行既貴始出籍貫興中縣景

行博學重熙五年擢進士乙科爲將作監改燕趙國王教授不數年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性敦厚廉直人望歸之道宗即位多被顧問爲北府宰相九年秋告歸道聞重元亂收集行旅得三百餘騎勤王比至賊已平帝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產咸雍元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明年驛召拜南院樞密使上從容問治道引入內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賜什器車仗帝有意伐宋召景行問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對曰自聖宗皇帝以威德懷遠宋修職貢迨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上然其言而止致仕不踰月復舊職丁家艱起復兼中書令上問

古今儒士優劣占對稱旨知興中府改朔方軍節度使大康初徙鎮遼興以上京多滯獄命爲留守不數月以獄空聞累乞致政不從復請許之加守太師卒遣使弔祭追封柳城郡王謚文憲壽隆五年詔爲立祠

耶律阿思字撒班清寧初補祗候郎君以善射掌獵事進渤海近侍詳穩重元之亂與護衛蘇射殺涅魯古賜號靖亂功臣徙契丹行宮都部署大安初爲北院大王封漆水郡王十一年爲北院樞密使監修國史道宗崩受顧命加于越録乙辛黨人罪重者當籍其家阿思受賂多所寛貫蕭合魯嘗言當修邊備阿思力沮其事或譏其以金賣國

後以風疾失音致仕加尚父封趙王薨年八十追封齊王

論曰灤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幄徼仁先等道宗其危乎當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剌兵以靖大難功宜居首良以及諫白太后韓家奴以逆順降奚人德與阿思殺涅魯古皆有討賊之力焉仁先齊名休哥勳德兼備此其一節歟

列傳第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遼史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耶律斡特剌字乙辛隱許國王寅底石六世孫少宦祿年四十一始補本班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擅權讒害忠良斡特剌恐禍及深自抑畏大康中為宿直官歷左右護衛太保大安元年升燕王傅從左夷离畢四年改北院樞密副使帝賜詩褒之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賜翼聖佐義功臣北阻卜酋長磨古斯叛斡特剌率兵進討會天大雪敗磨古斯四別部斬首千餘級拜西北路招討使封漆

水郡王加賜宣力守正功臣尋拜南府宰相復討閘古胡里扒部破之召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先是北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比歲非奉樞密檄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斡特剌奏請如舊從之五年復爲西北路招討使討耶覩刮部俘斬甚衆獲馬駝牛羊各數萬明年擒磨古斯加守太保賜奉國匡化功臣乾統初乞致仕不許止罷招討南院樞密使封混同郡王遷北院樞密使加守太師賜推誠贊治功臣致仕薨謚曰敬肅

孩里字胡輦回鶻人其先在太祖時來貢願留因任用之孩里重熙間歷近侍長清寧九年討重元之亂有功加金

吾衛上將軍賜平亂功臣累遷殿前都點檢以宿衛嚴肅
稱大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
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會耶律乙辛出守中京孩里入
賀及議復召陳其不可後乙辛再入樞府出孩里爲廣利
軍節度使及皇太子被誣孩里當連坐有詔勿問大安初
歷品達魯虢部節度使壽隆五年有疾自言吾數已盡却
醫藥卒年七十七孩里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憒
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
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
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遼擲之大壑

而籍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竇景庸中京人中書令振之子聰敏好學清寧中第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少府少監咸雍六年授樞密直學士尋知漢人行宮副部署事大安初遷南院樞密副使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同德功臣封陳國公有疾表請致仕不從加太子太保授武定軍節度使審決寃滯輕重得宜以獄空聞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薨謚曰肅憲子瑜三司副使

耶律引吉字阿括品部人父雙古鎮西邊二十餘年治尚嚴肅不殖貨利時多稱之引吉寅畏好義以廕補官累遷

東京副留守北樞密院侍御時蕭華蕭圖古辭等以倿見
任鬻爵納賄引吉以直道處其間無所阿唯改客省使時
朝廷遣使括三京隱户不得以引吉代之得數千餘户時
昭懷太子知北南院事選引吉爲輔導樞密使乙辛將傾
太子惡引吉在側奏出之爲群牧林牙大康元年乙辛請
賜牧地引吉奏曰今牧地褊陿畜不蕃息豈可分賜臣下
帝乃止乙辛由是益嫉之除懷德軍節度使徙漠北猾水
馬群太保卒

楊績良鄉人太平十一年進士及第累遷南院樞密副使
與杜防韓知白等擅給進士堂帖降長寧軍節度使徙知

涿州清寧初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爲南府宰相九年聞重元亂與姚景行勤王上嘉之十年知興中府咸雍初入知樞密院事二年乞致仕不許拜南院樞密使帝以績舊臣特詔擬覽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帝曰方今群臣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銖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歸不許封趙王大康中以例改王遼西致仕加守大保薨子貴忠知興中府

趙徽南京人重熙五年擢甲科累遷大理正清寧二年銅州人妄毀三教徽按鞫之以狀聞稱旨歷煩劇有能名累

遷翰林學士承旨咸雍初爲度支使三年拜參知政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及代軍民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追贈中書令謚文憲

王觀南京人博學有才辯重熙七年中進士乙科興宗崩充夏國報哀使還除給事中咸雍初遷翰林學士五年兼乾文閣學士七年改南院樞密副使賜國姓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事坐矯制修私第削爵爲民卒

耶律喜孫字盈隱求興宮分人興宗在青宮嘗居左右輔導聖宗大漸喜孫與馮家奴告仁德皇后同宰相蕭浞卜等謀逆事及欽哀爲皇太后稱制喜孫尤見寵任重熙中

其子涅哥爲近侍坐事伏誅帝以喜孫有翼戴功且悼其子罪死欲世其官喜孫無所出之部因見馬印文有品部號使隸其部拜南府宰相尋出爲東北路詳穩卒

論曰孩里引吉之爲臣也當乙辛擅權蕭革貪黷之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遠矣傳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二子有焉若斡特剌之戰功賣景庸之讞獄楊績之忠告亦賢矣夫

列傳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遼史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蕭兀納一名撻不也字特免六院部人其先嘗爲西南面拽剌兀納魁偉簡重善騎射清寧初兄圖獨以事入見帝問族人可用者圖獨以兀納對補祇候郎君遷近侍敞史護衛太保大康初爲北院宣徽使時乙辛巳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魯斡之子淳可爲儲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納及夷离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豫不決五年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帝欲從之兀納奏曰竊

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茍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孫從行由此始疑乙辛須之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出乙辛淳等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於古社稷臣授殿前都點檢上謂王師儒耶律固等曰兀納忠純雖狄仁傑輔唐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知之自是令兀納輔導燕王益見優寵大安初詔尚越國公主兀納固辭改南院樞密使奏請掾史宜以歲月遷叙從之壽隆元年拜北府宰相初天祚在潛邸兀納數以直言忤旨及嗣位出爲遼興軍節度使守太傅以佛殿小底王華誣兀納借內府犀角詔鞫之兀納奏曰臣在先

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爲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肯借屋
角平天祚愈怒奪太傅官降寧邊州刺史尋改臨海軍節
度使兀納上書曰自蕭海里亡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
益兵以備不虞不報天慶元年知黃龍府事改東北路統
軍使復上書曰臣治與女直接境覩其所爲其志非小宜
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聽及金兵來侵戰于寧
江州其孫移敵蹇死之兀納退走入城留官屬守禦自以
三百騎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後與蕭敵里拒金兵于長
濼以軍敗免官五年天祚親征兀納殿復敗績後數日乃
與百官入見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奴叛來攻京城兀

納發府庫以賚士卒諭以逆順完城池以死拒戰章奴無所得而去以功授副元帥尋為契丹都宫使天祚以元納先朝重臣有定策勲每延問以政元納對甚切上雖優容終不能用以疾卒年七十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父仲禧重熈中始仕清寧初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城鴨子混同二水間拜北院宣徽使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為榆州刺史俄詔復舊職遷漢人行宫都部署六年賜國姓封韓國公改南院樞密使時樞臣乙辛等誣陷皇太子詔仲禧偕乙辛鞫之蔓引無辜未甞雪正乙辛薦仲禧可任拜廣德軍節度使復為

南院樞密使卒諡欽惠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守著作佐郎補中書省令史以勤敏稱太康初歷都部署判官將作少監後兩府奏事論群臣優劣唯稱儼才俊改少府少監知大理正賜紫六年遷大理少卿奏讞詳平明年陞大理卿丁父憂奪服同僉部署司事大安初爲景州刺史繩胥徒禁豪猾撫老恤貧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二年改御史中丞詔案上京滯獄多所平反同知宣徽院事提點大理寺六年冬改山西路都轉運使剗剔垢弊奏定課額益州縣俸給事皆施行壽隆初授樞密直學士以母憂去官尋召復舊職宋攻夏李乾順遣

使求和解帝命儼如宋平之拜參知政事六年駕幸鴛鴦濼召至內殿訪以政事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錄七十卷帝大漸儼與北院樞密使阿思同受顧命乾統三年徙封秦國六年封漆水郡王天慶中以疾命乘小車入朝疾甚遣太醫視之薨贈尚父謚曰忠懿儼素廉潔一芥不取於人經籍一覽成誦又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常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三子處貞太常少卿處廉同知中京留守事處能少府少監

劉伸字濟時宛平人少頴悟長以辭翰聞重熙五年登進士第歷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大理正因奏獄上適與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上大驚異擢樞密都承旨權中京副留守詔從富民以實春泰二州伸以爲不可奏罷之遷大理少卿人以不冤陞大理卿改西京副留守以父憂終制爲三司副使加諫議大夫提點大理寺以伸明法而恕案冤獄全活者衆徙南京副留守俄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烏鵲同巢之異優詔褒之改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拜南院樞密副使道宗嘗謂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

玦劉伸而已宰相楊績賀其得人拜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乙辛勢焰方熾伸奏曰臣於乙辛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乙辛銜之相與排詆出爲保靜軍節度使上終欲大用加守太子太保還上京留守乙辛以事徙鎮雄武復以崇義軍節度使致仕適燕薊民飢伸與致政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筭大安二年卒上震悼賻贈加等

耶律胡呂字蘇撒弘義宮分人其先欲穩佐太祖有功爲迭烈部夷离董父楊五左監門衛大將軍胡呂性謙謹於人無適莫重熙末補寢殿小底以善職屢更華要遷千牛

衛大將軍大安中北阻卜酋磨魯斯叛爲招討都監與耶
律那也率精騎二千討平之以功爲漢人行宮副部署兼
知太和宮事致仕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論曰兀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乙辛姦計不獲
復逞而遼祚以續比之屋質立穆宗非溢美也儼以俊才
在政所至有能譽纂述遼史具一代治亂亦云勤矣但其
因寵不能以禮正家惜哉劉伸三爲大理民無冤抑一登
户部上下兼裕至與耶律玦並稱忠直不亦宜乎

列傳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遼史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蕭巖壽乙室部人性剛直尚氣仕重熙末道宗即位皇太后屢稱其賢由是進用上出獵較巖壽典其事未嘗高下于心帝益重之歷文班太保同知樞密院事咸雍四年從耶律仁先伐阻卜破之有詔留屯亡歸者衆由是鐫兩官十年討敵烈部有功為其部節度使大康元年同知南院宣徽使事遷北面林牙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孝傑數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上悟出乙

辛爲上京留守會乙辛生日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賜物
爲壽乙辛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
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聞上遣人賜乙辛車諭曰無慮
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嚴壽出爲順義軍節度使乙辛
復入爲樞密使流嚴壽于烏隗路終身拘作嚴壽雖黨遂
恒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長三年
乙辛誣嚴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年四十九乾統間贈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繪像宜福殿嚴壽廉直面折廷諍多
與乙辛忤故及於難

耶律撒剌字董隱南院大王磨魯古之孫性忠直沉厚清

寧初累遷西南面招討使以治稱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未幾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大康二年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詔百官廷議欲復召之群臣無敢正言撒剌獨奏曰蕭嚴壽言乙辛有罪不可爲樞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下生疑進諫者三不納左右爲之震慄乙辛復爲樞密使見撒剌讓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撒剌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誣撒剌與速撒同謀廢立詔按無迹出爲始平軍節度使及蕭訛都斡誣首覺遣使殺之乾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仍追贈三子官爵

蕭速撒字禿魯董突呂不部人性沉毅重然閒累遷右護

衛太保蒲奴里判從耶律義先往討執首亂陶得里以歸清寧中歷北面林牙彰國軍節度使入為北院樞密副使咸雍十年經略西南邊撤宋堡障戍以皮室軍上嘉之大康二年知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權寵方盛附麗者多至通顯速撒未嘗造門乙辛銜之誣搆速撒首謀廢立按之無驗出為上京留守乙辛復令蕭訛都斡以前事誣告上怒不復加訊遣使殺之時方盛暑尸諸原野容色不變烏鵲不敢近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耶律撻不也字撒班繫出季父房父高家仕至林牙重熙間破夏人于金肅軍有功優加賞賚撻不也清寧中補牌

印郎君累遷永興宮使九年平重元之亂以功知點檢司事賜平亂功臣爲懷德軍節度使咸雍五年遷遥輦剋大康三年授北院宣徽使耶律乙辛謀害太子撻不也知其姦欲殺乙辛及蕭特里得蕭十三等乙辛知之令其黨誣構撻不也與廢立事殺之乾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撻不也字斡里端國舅郡王高九之孫性剛直咸雍中補祗候郎君大康元年爲章愍宮使尚趙國公主拜駙馬都尉三年改同知漢人行宮都部署與北院宣徽使耶律撻不也善乙辛嫉之令人誣告謀廢立事不勝搒掠誣伏

上引問昏聵不能自陳遂見殺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忽古字阿斯憐性忠直趫捷有力甫冠補禁軍咸雍初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分有能躍馳峯而上者以儇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帝聞召為護衛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以狡佞得幸肆行兇暴忽古伏于橋下伺其過欲殺之俄以暴雨壞橋不果後又欲殺于獵所為親友所沮大康三年復欲殺乙辛及蕭得里特等乙辛知而械繫之考劾不服流于邊及太

子廢徙于上京召忽古至殺之乾統初追贈龍虎衛上將
軍

耶律石柳字酬宛六院部人祖獨攧南院大王父安十統
軍副使石柳性剛直有經世志始爲牌印郎君大康初爲
夷离畢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誣殺皇后謀廢太子斥
忠賢進姦黨石柳惡其所爲乙辛覺之太子既廢以石柳
附太子流鎭州天祚即位召爲御史中丞時方治乙辛黨
有司不以爲意石柳上書曰臣前爲姦臣所陷斥竄邊郡
幸蒙召用不敢隱默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姦人消
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乙辛身出寒微位居

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構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寃一旦洗雪政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得裏特實乙辛之黨耶律合魯亦不爲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乙辛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爲實則乙辛爲功臣陛下豈得立耶先帝黜逐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詎可忘父讎不報寬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大寃

不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
水旱爲沴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瘗所盡收逆黨以
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
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升遐及乙辛等事昧死以聞
書奏不報聞者莫不歎惋乾統中遙授靜江軍節度使卒
子馬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論曰易言履霜堅氷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嚴壽撒剌之
諫后何得而誣太子何得而廢哉速撒撻不也以忠言見
殺國欲無亂得乎石栁之書亦幸出於乙辛旣敗之後獲
行其說有國家者可不知人哉

列傳第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　　遼史一百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耶律棠古字蒲速宛六院郎君葛剌之後大康中補本班郎君累遷至大將軍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棠古在朝數論宰相得失由是久不得調後出為西北戍長乾統三年蕭得里底為西北路招討使以后族慢侮僚史棠古不屈乃罷之棠古訟之朝不省天慶初烏古敵烈叛召拜烏古部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上將軍會

蕭得里底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崇古請以軍法論

且曰臣雖老願爲國破敵不納保大元年乞致仕明年天

祚出奔崇古謁於倒榻嶺爲上流涕上慰止之復拜烏古

部節度使及至部敵烈以五千人來攻崇古率家奴擊破

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

蕭得里底字紀鄰晉王孝先之孫父撒鉢歷官使相得里

底短而僂外謹內倨大康中補祗候郎君稍遷興聖宮副

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得里底以妃叔

故歷寧遠軍節度使長寧宮使壽隆二年監討達里得拔

思母二部多俘而還改同知南京留守事乾統元年爲北

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餘黨阿思納賄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會之四年知北院樞密事夏王李乾順為宋所攻遣使請和辭詔得里底與南院樞密使牛温舒使宋平之宋既許得里底受書之日乃曰始奉命取要約歸不見書辭豈敢徒還遂對宋主發函而讀既還朝議為是天慶三年加守司徒封蘭陵郡王女直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得里底獨沮之以至敗衂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出為西南面招討使八年召為北院樞密使寵任彌篤是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即上聞有功者

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鬭志保大二年金兵至嶺東會耶律撒八習騎撒跋等謀立晉王敖盧斡事泄上召得里底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申理王既死人心益離金兵踰嶺天祚率衛兵西遁元妃蕭氏得里底之姪謂得里底曰爾任國政致君至此何以生爲得里底但謝罪不能對明日天祚怒遂得里底與其子麽撒得里底既去爲耶律高山奴執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脫身亡歸復爲耶律九斤所得送之耶律淳時淳已僭號得里底自知不免詭曰吾不能事僭竊之君不食數日卒子麽撒爲金兵所殺

蕭酬斡字訛里本國舅少父房之後祖阿剌終採訪使父別里剌以后父封趙王酬斡貌雄偉性和易年十四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祗候郎君班詳穩年十八封蘭陵郡王時帝欲立皇孫為嗣恐無以觧天下疑出酬斡為國舅詳穩降皇后為惠妃遷于乾州初酬斡母入朝擅取驛馬至是覺奪其封號復與妹曾姐為巫蠱伏誅詔酬斡與公主離婚籍興聖宮流烏古敵烈部天慶中以妹復尊為太皇太妃召酬斡為南女直詳穩遷征東副統軍時廣州渤海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韓家奴襲其不備平之復敗敵將侯槩于川州是歲東京叛遇敵來擊師潰獨酬斡率

麾下數人力戰歿于陣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章奴字特末衍季父房之後父查剌養高不仕章奴明敏善談論大安中補牌印郎君乾統元年累遷右中丞兼領牌印宿直事六年以直宿不謹降知内客省事天慶四年授東北路統軍副使五年改同知咸州路兵馬事及天祚親征女直蕭胡篤爲先鋒都統章奴爲都監大軍渡鴨子河章奴與魏國王淳妻兄蕭敵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立淳誘將卒三百餘人亡歸既而天祚爲女直所敗章奴乃遣敵里延留以廢立事馳報淳淳猶豫未決會行宮使者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叛命淳對使者號哭

即斬敵里延留首以獻天祚章奴見淳不從誘草冦數百攻掠上京取府庫財物至祖州率僚屬告太祖廟云我大遼基業由太祖百戰而成今天下土崩竊見興宗皇帝孫魏國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社稷會淳適好草甸大事未遂邇來天祚惟耽樂是從不恤萬機強敵肆侮師徒敗績加以盜賊蜂起邦國危于累卵臣等忝預族屬世蒙恩渥上欲安九廟之靈下欲救萬民之命乃有此舉實出至誠冀累聖垂祐西至慶州復祀諸廟仍述所以舉兵之意移檄州縣諸陵官僚士卒稍稍屬心時饒州渤海及侯槩等相繼來應衆至數萬趨廣平淀其黨

耶律女古等暴橫不法刼掠婦女財畜章奴度不能制內懷悔恨又攻上京不克北走降虜上順國女直阿鶻產率兵追敗之殺其將耶律彌里直擒貴族二百餘人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爲婢餘得脫者皆遁去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伏誅

耶律朮者字能典于越蒲古只之後魁偉雄辨乾統初補祗候郎君六年因柴册加觀察使天慶五年受詔監都統耶律斡里朶戰及敗左遷銀州刺史徙咸州糺將嘗與耶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淳及聞章奴自鴨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數人往會之道爲游兵所執送行在所上問曰予何負

卿而反木者對曰臣誠無憾但以天下大亂已非遼有小人滿朝賢臣竄斥誠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非為身計後數日復問木者厲聲數上過惡陳社稷危亡之本遂殺之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棠古骨鯁不屈權要兩鎮烏古恩威並著酬斡平亂渤海又以討叛力戰而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縱女直而不討寢變告而不聞其蔽主聰明為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奴木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其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列傳第三十

列傳第三十一　　遼史一百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蕭陶蘇斡字乙辛隱突呂不部人四世祖因吉髮長五尺時呼爲長髮因吉祖里拔奥隗部節度使陶蘇斡謹愿不妄交伯父留哥坐事免官聞重元亂挈家赴行在時陶蘇斡雖幼已如成人補筆硯小底累遷祗候郎君轉樞密院侍御咸雍五年遷崇德宮使會有訴北南院聽訟不直者事下陶蘇斡悉改正之爲耶律阿思所忌帝欲召用輒爲所沮八年歷漠北滑水馬群太保數年不調嘗曰用才未

盡不若閑乾統中遷漠南馬群太保以大風傷草馬多死
鞭之三百免官九年從天齊殿宿衛明年穀價翔踊宿衛
士多不給陶蘇斡出私廩賙之召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天
慶四年爲漢人行宮副部署時金兵初起攻陷寧江州天
祚召群臣議陶蘇斡曰女直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
我叛人蕭海里勢益張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
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爲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
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
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計數月間
邊兵屢北人益不安饒州渤海結構頭下城以叛有步騎

三萬餘招之不下陶蘇斡帥兵往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得所掠物悉還其主及耶律章奴叛陶蘇斡與留守耶律大悲奴爲守禦章奴既平陶蘇斡請曰今邊兵懈弛若清署嶺西則漢人嘯聚民心益搖臣愚以爲宜罷此行不納乃命陶蘇斡控扼東路招集散卒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耶律阿息保字特里典五院部人祖胡劣太子時徙居西北部世爲招討司吏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幹補內史天慶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疎敢不聽命阿息保具以聞金兵

陷寧江州邊兵屢敗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等齎書而東冀以覺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略無所屈將還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臣請獨往不聽將行別蕭得里底曰不肖適異國必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阿息保見執久乃遁歸及天祚敗績遷都巡捕使六年從阿疎討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阿疎將兵而東阿息保送至軍乃還天祚怒其專輒鞭之三百尋爲奚六部禿里太尉後阿疎反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墜馬被擒因阿疎有舊得免時阿疎頗好殺阿息保謂曰欲舉大事何以殺爲由是全活者衆會阿疎敗乃還以戰失利因中京數歲保

大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爲敵烈皮室詳穩是時魏王淳僭號屢遣人以書來招阿息保封書以獻因諫曰東兵甚銳未可輕敵及石輦鐸之敗天祚奔竄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貳心幷怒爲淳所招殺之初阿息保知國將亡前後諫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

蕭乙薛字特免國舅少父房之後性謹愿壽隆間累任劇官天慶初知國舅詳穩事遷殿前副點檢金兵起爲行軍副都統以戰失利罷職六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遷西京留守明年討劇賊董厖兒戰易水西大破之以功爲北府宰相加左僕射兼東北路都統十年金兵陷上京詔兼上

京留守東北路統軍使為政寛猛得宜民之窮困者輙加振恤衆咸愛之保大二年金兵大至乙薛軍潰左遷西南面招討使以部民流散不赴及天祚播遷給侍從不闕拜殿前都點檢凡金兵所過諸營敗卒復聚上京遣乙薛為上京留守以安撫之明年盧彥倫以城叛乙薛被執數月以居官無過得釋後為耶律大石所殺

蕭胡篤字合术隱其先撒葛只太祖時願隸宮分遂為太和宮分人曾祖敵魯明醫人有疾覩其形色即知病所在統和中宰相韓德讓貴寵敵魯希旨言德讓宜賜國姓籍橫帳由是世預太醫選子孫因之入官者衆胡篤為人便

佞與物無忤清寧初補近侍大安元年爲彰愍宮太師壽隆二年轉永興宮太師天慶初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祚東征爲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剌离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及討耶律章奴以籍私奴爲軍遷知北院樞密使事卒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而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云

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斡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天祚痼蔽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疎之難乙薛甘忍盧彥倫之執

大節已失矣他有所長亦奚足取胡篤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國政可勝罪哉

列傳第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遼史一百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蕭奉先天祚元妃之兄也外寬内忌因元妃爲上眷倚累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天慶二年上幸混同江鈎魚故事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内者皆朝行在適頭魚宴上使諸酋次第歌舞爲樂至阿骨打但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再三旨諭不從上密謂奉先曰阿骨打跋扈若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爲上乃止四年阿骨打起兵犯

寧江州東北路統軍使蕭撻不也戰失利上命奉先弟嗣先爲都統將番漢兵往討屯出河店女直乃潛渡混同江乘我師未備擊之嗣先敗績軍將往往遁去奉先懼弟被誅乃奏東征潰軍逃罪所至刼掠若不肆赦將嘯聚爲患從之嗣先詣闕待罪止免官而已由是士無闘志遇敵輙潰郡縣所失日多初奉先誣耶律余覩結駙馬蕭昱謀立其甥晉王事覺殺昱余覩在軍中聞之懼奔女直保大二年余覩爲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甚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實無亡遼心欲立晉王耳若以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遂賜晉王死中外莫不流涕

人心益解體當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擣雲中計無所出惟請播遷夾山天祚方悟顧謂奉先曰汝父子誤我至此殺之何益汝去毋從我行恐軍心忿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爲左右執送女直兵女直兵斬其長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於其國主道遇我兵奪歸天祚並賜死

李處温析津人伯父儼大康初爲將作少監累官參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友舊執政十餘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寵任之儼卒奉先薦處温爲相處温

因奉先有援己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而貪汚尤甚凡所援引類多小人保大初金人陷中京諸將莫能支天祚懼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溫與族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聲援結都統蕭幹謀立魏國王淳召番漢官屬詣魏王府勸進魏國王將出奭乃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稱賀魏王固辭不得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溫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奭爲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及親舊與其事者賜官有差會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處溫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等矯詔南面宰執入議獨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魏國王卒蕭

斡擁契丹兵宣言當立王妃蕭氏為太后權主軍國事衆無敢異者斡以后命召處溫至時方多難未欲即誅僧追毀元帥劄子處能懼及禍落髮為僧尋有永清人傳遵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溫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溫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容可使因說獲罪后曰向使魏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處溫無以對乃賜死頭亦伏誅

張琳瀋州人幼有大志壽隆末為秘書中允天祚即位累

遷戸部使頃之擢南府宰相初天祚之敗於女直也意謂蕭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東征事琳以舊制凡軍國大計漢人不與辭之上不允琳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千萬分道進討無不克者上許其半仍詔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計戶産出軍時有起至二百軍者生業蕩散民甚苦之四路軍甫集尋復潰去及中京陷天祚幸雲中留琳與李處溫佐魏國王淳守南京處溫父子召琳欲立淳爲帝琳曰王雖帝胄初無上命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人所與豈可易也琳雖有難色亦勉從之淳既稱帝諸將咸居權要琳獨守太師十日

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陽以元老尊之實則不使與政琳由是鬱悒而卒

耶律余覩一名余都姑國族之近者也慷慨尚氣義保大初歷官副都統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為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覩將潛圖之適耶律撻葛里之妻會余覩之妻於軍中奉先諷人誣余覩結駙馬蕭昱撻葛里謀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事覺殺昱及撻葛里妻賜文妃死余覩在軍中聞之懼不能自明被誅即引兵千餘并骨肉軍帳叛歸女直會大霖雨道途留阻天祚遣知奚王

府蕭遐買昔宰相蕭德恭太常衮耶律諧里姑歸州觀察
使蕭和尚奴四軍太師蕭幹追捕甚急至閭山及之諸將
議曰蕭奉先時寵恣害官兵余覩乃宗室雄才素不肯
爲其下若擒之則他日吾輩皆余覩矣不如縱之還紿云追
襲不及余覩既入女直爲其國前鋒引婁室孛堇兵攻陷
州郡不測而至天祚聞之大驚知不能敵率衛兵入夾山
余覩在女直爲監軍久不調意不自安乃假遊獵遁
西夏夏人問汝來有兵幾何余覩以二三百對夏人不納
卒論曰遼之亡也雖孽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也當
天變而後政歸后族奉先沮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

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温逼魏王以僭號結宋將以賣國迹其姦佞如出一軌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婗婗守位余覩反覆自困則又何足議哉

列傳第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陞侍從駸駸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獮為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然二百年之業非數君子為之綜理則後世惡所考述哉作文學傳

蕭韓家奴字休堅涅刺部人中書令安摶之孫少好學弱

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二十八年爲右通進典南京栗園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宮使帝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帝大笑詔作四時逸樂賦帝稱善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制問徭役不加于舊征伐亦不常有年穀既登帑廩既實而民重困豈爲吏者慢爲民者惰歟今

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則爲便益補役之法何可以復盜賊之害何可以止韓家奴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脩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淥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

戎如無西戎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戎稍近
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
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
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
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
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
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
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
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
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

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勝言
者況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絕得不為益捨不為損國
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
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
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
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
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
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
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
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為土雖沃民

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
夫格禀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
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遊
簡驛傳薄賦斂戒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
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
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
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匱乏
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户則中户當之曠日彌年
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艱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
然譬如一抔之土豈能塡尋丈之壑欲爲長久之便莫若

使遠戍疲兵還於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
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
來群黎凋弊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爲凶暴甚者殺人無
忌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爲盜賊者
誠如聖慮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
食既足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臣
聞唐太宗問群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
盜所以滋者由賦斂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內省嗜欲外罷
游幸使海內安靜則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
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今宜徙可敦城於近地與西南副

都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能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隷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為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仍詔諭之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為時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自是日見親信每入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醻酢君臣相得無比韓家奴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十三年春上䟽曰臣聞先世遥輦可汗洼之後國祚中絶自夷离菫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稱臣以為三皇禮文未

備正與遼輦氏同後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近者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爲帝昔我太祖代遙輦即位乃制衣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宫室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後累聖相承自夷离菫湖烈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菫的魯猶以名呼臣以爲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爲皇帝則陛下弘業有光墜典復舉矣疏奏帝納之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禮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于册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爲賢主

韓家奴以穆宗對帝徑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爲賢帝默然詔與耶律庶成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集爲二十卷進之十五年復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禮義正法度我朝之興世有明德雖中外嚮化然禮書未作無以示後世卿可與庶成酌古準今制爲禮典事或有疑與北南院同議韓家奴既被詔博考經籍自天子達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繆于古者譔成三卷進之又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

要五代史時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
治聞帝遣使問勞韓家奴表謝召修國史卒年七十二有
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澣初仕晉為中書舍人晉亡歸遼當太宗崩世宗立恟
恟不定澣與高勲等十餘人覊留南京久之從歸上京授
翰林學士穆宗即位累遷工部侍郎時澣兄濤在汴為翰
林學士密遣人召澣澣得書託求醫南京易服夜出欲遁
歸汴至涿為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澣伺獄吏熟寢
以衣帶自經不死防之愈嚴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為
鐵索牽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殺之時高勲已為樞密

使湫止之屢言於上曰澣本非負恩以母年八十急於省覲致罪且澣富於文學方今少有倫比若留掌詞命可以增光國體帝怒稍解仍令禁錮于奉國寺凡六年艱苦萬狀會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勳奏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著詔從之文成以進上悅釋囚尋加禮部尚書宣政殿學士卒

論曰統和重熙之閒務修文治而韓家奴對策落落累數百言槩可施諸行事亦遼之晁賈哉李澣雖以詞章見稱而其進退不足論矣

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文學下　遼史一百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清寧五年擢進士第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淶水縣令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以鼎達政體事多咨訪鼎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壽隆初陞觀書殿

學士一日宴主第醉與客忤怨上不知已坐是下吏狀聞上大怒杖黥奪官流鎮州居數歲有赦鼎獨不免會守臣召鼎爲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即召還復其職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統和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會蕭撻凜爲西北路招討使愛之奏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撻凜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宴然惟阻卜

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荅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爲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糺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爲今之計莫若振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獲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

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强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符堅百萬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閤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覩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徒凛然之開泰中獵于稜里堵山爲羯羊所觸卒

劉輝好學善屬文疏簡有遠略大康五年第進士大安末
爲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
疲于飛輓非長久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于鹽濼實以漢
户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壽隆
二年復上書曰宋歐陽脩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
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
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附
國史上嘉其言遷禮部郎中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
病擢史館脩撰卒
耶律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之五世孫父劉家奴官至節

夏使孟簡性穎悟六歳父晟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憸竊柄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大康中始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

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昌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耶律谷欲字休堅六院部人父阿古只官至節度使谷欲沖澹有禮法工文章統和中爲本部太保開泰中稍遷塲

毋城節度使鞫覇州疑獄稱旨授啓聖軍節度使太平中復爲本部太保謝病歸俄擢南院大王歎風俗日頹請老不許興宗命爲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編遼國上世事跡及諸帝實錄未成而卒年九十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王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昭陳邊防利害皆洞達閭敏孟簡疾乙辛姦邪黜而不怨孰謂文學之士無益於治哉

列傳第三十四

列傳能吏第三十五　　遼史一百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　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漢以璽書賜二千石唐疏刺史縣令于屏以示獎率故二史有循吏良吏之傳遼自太祖創業太宗撫有燕薊任賢使能之道亦略備矣然惟朝廷參置國官吏州縣者多遵唐制歷世既久選舉益嚴時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内察賢否而進退之是以治民理財決獄弭盜各有其人考其德政雖未足以與諸循良之列抑亦可謂能吏矣作能吏傳

大公鼎渤海人先世籍遼陽率賓縣統和間徙遼東豪右

以實中京因家于大定曾祖忠禮賔使父信興中主簿公鼎幼莊愿長而好學咸雍十年登進士第調瀋州觀察判官時遼東雨水傷稼北樞密院大發瀕河丁壯以完隄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從之罷役水亦不爲災瀕河千里人莫不悦改良鄉令省徭役務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服化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于天下從之徙長春州錢帛都提點

車駕爲如春水貴主例爲假貸公鼎曰豈可輟官用徇人情拒之頗聞怨詈語曰此吾職不敢廢也俄拜大理卿多所平反天祚即位歷長寧軍節度使南京副留守改東京户部使時盜殺留守蕭保先始利其財因而倡亂民亦互生猜忌家自爲鬬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衆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弗聽命安輯如故拜中京留守賜貞亮功臣乘傳赴官時盜賊充斥有遇公鼎于路者即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内清肅天祚聞之加賜保節功臣時人心反側公鼎慮生變請布恩惠以安之爲之肆赦公鼎累表乞歸不許會奴賊張

擻八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能嘆曰吾欲謝事久矣爲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因憂憤成疾保大元年卒年七十九子昌齡左承制昌嗣洛州刺史昌朝鎮寧軍節度

蕭文字國華外戚之賢者也父直善安州防禦使文篤志力學喜愠不形大康初掌秦越國王中丞司事以才幹稱尋知北面帖黃王邦彥子爭廕數歲不能定有司以聞上命文詰之立決車駕將還宮承詔閱習儀衛雖執事林林指顧如一遷同知奉國軍節度使歷國舅都監壽隆末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于

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灾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為烏鵲所食會霪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朝廷以文可大用遷唐古部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後不知所終

馬人望字儼叔高祖𠊎卿為石晉青州刺史太祖兵至堅守不降城破被執太祖義而釋之徙其族于醫巫閭山因家焉曾祖廷煦南京留守祖淵中京副留守父詮中京文思使人望穎悟幼孤長以才學稱咸雍中第進士為松山

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望請于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徙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近臣有聘宋還者帝問以外事多薦之擢中京度支司鹽鐵判官轉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兼裕遷警巡使京城獄訟填委人望處決無一寃者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先是樞密使乙辛竊弄威柄卒害太子

及天祚嗣位將報父仇選人望與蕭報恩究其事人望平
心以處所活甚衆改上京副留守會劇賊趙鍾哥犯闕刼
宮女御物人望率衆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馳逐賊
棄所掠而遁人望令關津譏察行旅悉獲其盜尋擢樞密
都承旨宰相耶律儼惡人望與已異遷南京諸宮提轄制
置歲中爲保靜軍節度使有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
以辭色陰令發其事黥配之是歲諸處飢乏惟人望所治
粒食不闕路不鳴桴遥授彰義軍節度使遷中京度支使
始至府廪皆空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繦從
左散騎常侍累遷樞密直學士未幾拜參知政事判南京

三司使事時錢粟出納之弊惟燕爲甚人望以縑帛爲通曆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姦人黠吏莫得軒輊乃以年老揚言道路朝論不察改南院宣徽使以示優老踰年天祚手書宣馬宣徽四字詔之既至諭曰以卿爲老誤聽也遂拜南院樞密使人不敢干以私用人必公議所當與者如曹勇義虞仲文嘗爲姦人所擠人望推薦皆爲名臣當時民所甚患者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隷倉司之役至破產不能給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爲便久之請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卒謚曰文獻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

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耶律鐸魯斡字乙辛隱季父房之後廉約重義重熙末給事誥院咸雍中累遷同知南京留守事被召以部民懇留乃賜詔褒奬大康初改西南面招討使爲北面林牙遷左夷离畢大安五年拜南府宰相壽隆初致仕卒鐸魯斡所至有聲吏民畏愛及退居鄉里子普古爲烏古部節度使遣人來迎既至見積委甚富謂普古曰辭親入仕當以裕國安民爲事枉道欺君以苟貨利非吾志也命駕而歸普古後爲盜所殺

楊遵勗字益誠涿州范陽人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調儒

州軍事判官累遷樞密院副承旨咸雍三年爲宋國賀正使還遷都承旨天下之事叢于樞府簿書填委導勗一目五行俱下剖決如流數奏詳敏上嘉之奉詔徵戶部逋錢得四十餘萬緡拜樞密直學士改樞密副使大康初參知政事徙知樞密院事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拜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誣皇太子詔導勗與燕哥案其事導勗不敢正言時議短之尋拜北府宰相大安中暴卒年五十六贈守司空謚康懿子晦終昭文館直學士

王棠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屬文重熙十五年擢進士鄉貢禮部廷試對皆第一累遷上京鹽鐵使或誣以賄無狀釋

之遷東京户部使太康二年遼東饑民多死請賑恤從之三年入爲樞密副使拜南府宰相大安末卒崇練達朝政臨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有聲

論曰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司牧者當如何以盡心公鼎非奏罷完隄役以息民拒公主假貸以守法單騎行郡化盗爲良庶幾召杜之美文知易州雨暘禱蝗不爲災人望爲民不避囚繫判度支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鐸魯斡吏畏民愛楊遵勗決事如流眞能吏哉

列傳第三十五

卓行傳第三十六　遼史一百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遼之共國任事耶律蕭二族而已二族之中有退然自足不淫於富貴不詘於聲利可以振頹風激薄俗亦足嘉尚者得三人焉作卓行傳

蕭札剌字虛聲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澹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還爲國舅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

徵札剌自是家于顗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尼

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

重之目曰顗山老人卒

耶律官奴字奚隱林牙斡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

系嗜酒好佚初徵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上以

官奴屬尊欲成其志乃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

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輙請致政官奴與歐里

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

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抁筆自隨觴詠自樂雖不

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乾統間官奴卒

蕭蒲离不字梭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應常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隷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答曰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論曰隱固未易爲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札剌謝職不談時務官奴兩辭節鎭蒲离不召而不赴雖未足謂之隱然在當時能知内外之分甘於肥遯不猶愈於求富貴利達而爲妻妾羞者哉故稱卓行可也

列傳第三十六

列女傳第三十七　　遼史一百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與其得烈女不若得賢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詩讃衛共姜春秋褒宋伯姬蓋不得已所以重人倫之變也遼據北方風化視中土爲踈終遼之世得賢女二烈女三以見人心之天理有不與世道存亡者

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陘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年

二十歸於簡孝舅姑閨門和睦親黨推重有六子陳氏親教以經後二子抱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統和十二年卒睿智皇后聞之嗟悼贈魯國夫人刻石以表其行及還祔遣使以祭論者謂貞靜柔順婦道母儀始終無慊云

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脩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暦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咸雅間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隂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强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寔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

蕭蒲离不字挼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毁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應常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荅曰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論曰隱固未易爲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札剌謝職不談時務官奴兩辭節鎭蒲离不召而不赴雖未足謂之隱然在當時能知内外之分甘於肥遯不猶愈於求富貴利達而爲妻妾羞者哉故稱卓行可也

列傳第三十六

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于舊壽隆中上書乞子孫爲著帳郎君帝嘉其節召舉家還子國隱乾統間始仕保大中意辛在臨潢謂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

耶律朮者妻蕭氏小字訛里本國舅孛堇之女性端慤有容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八歸朮者謹裕貞婉娣姒推尊之及居朮者喪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朮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天禍妾身罹此酷罰復何依恃儻死者可見則從不可見則當

與俱侍婢慰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

耶律中妻蕭氏小字挼蘭韓國王惠之四世孫聰慧謹愿年二十歸於中事夫敬順親戚咸譽其德中嘗謂曰汝可粗知書以前貞淑為鑑遂發心誦習多涉古今天慶中為賊所執潛置刃於履誓曰人欲汙我者即死之至夜賊追而免久之帝召中為五院都監中謂妻曰吾本無宦情今不能免我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挼蘭對曰謹奉教及金兵徇地嶺西盡從其民中守節死挼蘭悲戚不形於外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論曰陳氏以經教二子並為賢相耶律氏自潔不嫁居閨

閫之內而不忘忠其君非賢而能之乎三蕭氏之節雖烈
丈夫有不能者矣

列傳第三十七